温暖的回家路

文/王举芳

元旦坐车回家，车上人挤得很，就像多年前的那首歌：“别挤了，再挤就成相片了……”

没有座位，我只好站着。车子没出发多远，我就开始晕车了，一阵阵翻江倒海的，想吐又吐不出来。紧挨着我坐的是一对母女的样子，年轻的妈妈对我笑笑：“你晕车啊，这样吧，你替我揽着孩子坐，我站着，我不晕车。”说着，妈妈站起身，我已顾不得推让，只不停地说着“谢谢……”

孩子一点也不认生，看着我的脸，甜甜地叫了声“姨姨”，看看站在旁边的妈妈，“咯咯”地笑着。

出了城，还有过一段盘山路，车子在盘山路上绕来绕去，我的胃又开始翻江倒海。怀中的孩子把妈妈给她剥的桔子塞到我嘴里：“姨姨，你吃桔子，妈妈说晕车的时候吃了桔子就不难受了。”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就这样体贴人，她的妈妈是一个有涵养的人。

“闺女，这是晕车药，你吃一颗吧。这药效果可好呢，是我在城里上班的儿子给我从大药房买的。喏，这是儿子给我买的水，我还没打开呢，不脏的。”前座的一位农村老大娘回头递给我水和药。孩子站起身，接过药放进我嘴里，一股热乎乎的液体自我的周身流动。没想到素昧平生，也可以拥有这可贵的理解和体贴。

下了车，天色渐渐擦黑了。我站在路边，风无情地刺痛着我的脸。事先没有给家里打电话叫人来接，我以为会很容易雇到出租车。

半个小时过去，来往的出租车都是载着人的，任凭我怎么挥手，都是摁一声喇叭就跑掉了。

“姐，你这是回家吧？如果不嫌弃我的车脏，就上来，我捎你一段。”看样子是拉牲畜的小货车，车身周边有动物的粪便的痕迹。说话的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。

“我去康乐庄，你经过那里吗？”我似遇到了救星。

“嗯，真巧，我是曹庄的，和你们村挨着呢，你们村在河西，我们村在河东。快上来。”小伙子打开驾驶室的门，伸手接过我的行李去。

路上的谈话中得知：小伙子是个养殖专业户，因为家庭条件不好，他偷偷藏起了大学录取通知书，在家钻研起养殖来。几年下来，还清了欠债，翻盖了新房。我很佩服这样不怨天尤人、不自暴自弃的人。

“姐，你家在村子的什么位置啊？我直接送你到家门口吧，天冷，你还带了行李。”我的内心又涌出一股暖流。车窗外寒风凛冽，而我的心，像一路徜徉在春天里。

看着小伙子驾车远去，我从心里祈祝他越来越好。

无论回家的路有多长，无论路上的风有多么寒冷，想到这些，我心上总是温暖的。

非常感受

来稿请发送到邮箱qlwbbailanghe@163.com

雪地上撒野

文/邵俊强

岁尾年头，一场大雪扑面而来。霎时间，银妆素裹，天气皆白。

这一落雪便引来了无数的兴致。人们对雪似乎有着一种天生的喜爱。很快，有人在论坛上贴出了雪景图片，有人在QQ上发出了出门赏雪的邀请，有人通过微信向远方的朋友们表达自己的欢欣。在雪地里漫步，留下一个个清晰的脚印。

时此，雪下得正紧。看到正“紧”的雪，我没来由地就想起了《水浒》里的林冲。话说林冲来到草料场，看到那四下里崩坏了的草屋，被朔风吹撼，摇振得动，实在是难以抵挡刺骨的寒冷。出得门来，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，迤逦背着北风而行，“那雪正下得紧”。

待林冲沽到酒后，仍旧迎着朔风回来。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：“广莫严风刮地，这雪儿下得正好。扯絮绵，裁几片大如栲栳。见林间竹屋茅茨，争些儿被他压倒。富室豪家，却言道压瘴犹嫌少。向的是兽炭红炉，穿的是绵衣絮袄。手拈梅花，唱道国家祥瑞，不念贫民些小。高卧有幽人，吟咏多诗草。”茫茫的原野，飞舞的雪花，渲染了险恶凄凉的气氛，烘托出林冲孤身一人流放异乡的凄惨心情。

杀了陆谦和富安之后，林冲穿了白布衫，系了胳膊，把毡笠子带上，将葫芦里冷酒都吃尽了。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。提了枪，便出庙门投东去。那雪越下得猛。但见：”凛凛严凝雾气昏，空中祥瑞降纷纷。须臾四野难分路，顷刻千山不见痕。银世界，玉乾坤，望中隐隐接昆仑。若还下到三更后，彷佛填平玉帝门。”

2012年末的这场大雪，没有林教头遇到的雪大，没有林教头那凄凉的境遇。在玛雅文化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已去，刚刚迎来一个新纪元的时候，大自然给我们装点了一个洁白无瑕的世界，也给了我们一个无限遐想的心情。此时，我最迫切的愿望就是，把心头的一切事情都放下来，到雪地里撒个野去！

我看到最风流的是一位开着越野车在雪地上奔跑的年轻人。一部丰田陆地巡洋舰，每个车轮上捆上一副防滑链，马达轰鸣，车轮飞雪。那雪白的手套，那漆黑的墨镜，那如疾风一般卷过的笑语，让人钦羡不已。

我看到最飘逸的是一位脚踏滑雪板的女子，一团火红要顶着凛冽的寒风，任思绪在冰隙与丛林间疾驰，在陡坡上跳跃，驰骋在茫茫雪地上，任凭身体自由地飞翔，欢歌笑语伴随着清新的空气，幻化成无比的惬意与幸福。我想，如果此时纵情长啸一声，一定能穿云裂谷，气冲霄汉。

而我不需要这些，只需拣一处远离闹市的旷野，在一望无际的大自然里狂奔，享受一番在雪地里的奔跑的那种自由、那种放荡不羁的感觉。这个时间，不用担心红绿灯，不用担心乱闯马路，不用担心迟到早退，不用担心机关效能，不用担心分数，不用担心柴米油盐……仿佛就在那一瞬间，整个世界就只剩下自由，只剩下了快乐。大自然没有了喧嚣，没有了污秽，一切都是那么平静与安然，一切都那么美好。在这雪地中呐喊一声，没有人觉得刺耳。这时候，更没有了自我的局限，一切的困惑与迷茫全被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
雪地里，一个人率性狂欢。没有了尘世的纷争，也没有了一切烦恼。在白色的世界中，让自己与飞舞的雪花一同陶醉，将自己尽情地放荡一番。这时候，不需要任何的伪装，只有一颗坦荡荡的心在空中飘荡，慢慢地向上升起，飞往那梦中的天堂，该是何等的乐事啊！

敲冰

文/徐仁河

提到“冰”这个词，就打心眼地快乐。在夏天自不必说，冬天也是。

一大早开开门，一股寒风灌进来，缩一缩脖子，再探头看看外边，突然发觉除了满眼的繁霜，外边水池里头，一嘟噜的冰在在卧着，立刻就让自己的眉头舒展。

门口的池子是死水，放眼看去黑乎乎的，但是结了冰不一样，银装素裹的，像个俏姑娘。冰真是神奇，那么脏的池水，怎么就变得那么溜光锃亮、光可照人。真应了那句话“女大十八变”。以前过水池，都要捂着鼻子，而结了冰不一样，就想着趴上去瞧个究竟。人家说，秀色可餐。其实，在我眼里，冰也有这功能。

小的时候，最盼望过冬。老家门口有个水潭，一到冬天就可以玩雪玩冰。雪不是每天都有。而冰，只要天气够冷，它都不会让我失望。在那一开门的刹那，看到外边冰天雪地的世界，忍不住一声呼喝，抛开步子，朝冰池子边蹿。满心欢喜地伸脚去垫。主要是试一试冰的厚薄。冰厚的时候，怎么样去踩都没事的，那冰的样子也很剔透，一下子望得到底，由于身在江南，不像北方那般极寒。冰再厚也厚不到哪去，有那么个两三公分厚就让我很是满意了。我将其形容为‘冰砖”。可惜“冰砖”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大多时候都是瓦片那般薄薄的，只能冠之为“玉瓦”。冰也不是那么通透，有点泛白，甚至有的冒个泡，露出冰洞。于是很多时候，因为误判，我一脚下去，立刻冰面碎裂，立马濡湿了棉鞋袜子什么。

我兴奋地在冰岸边逡巡。找来一块薄石，在冰面上这边敲敲，那边凿凿，为的是起一块尽可能大的冰。起冰有个讲究，要尽量大，太小了，像个茶盅，既没趣，又没面子；太大了，由于冰层下的水面对冰有吸附力，起不上岸，强而为之的话，只会是冰面炸破，鸡飞蛋打。正确的方法是审视冰面，分析冰的厚薄，而后确定一个取冰的范围和大小，四面凿缝，起冰的时候，最好还要邀人相帮，同时发力，将冰抬出冰窟。我最成功的一次，起了一块八仙桌桌面大小的冰块。但是很可惜，我和同伴抬着它想去学校显摆，半道上让一头横冲直撞的老牛给撞碎了。当然这也怪我，我当时忽视了冰块的重量，在给冰拴草绳的时候，没有拴结实。话说回来，拴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拴冰，先要给冰打上孔。取来一个空的塑料笔管，在打孔的位置使劲对着冰吹气，靠着自己呼出的热气，将冰融开一个孔洞。这孔洞不能太小，小了，穿不进绳索；更不能太大，大了的话，绳索穿进去一提，冰就四碎五裂了。

起个那么大的冰块，除了显摆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吃冰。冬天的冰块哪有什么好吃的，那么冷的天，不冻坏肚子才怪。说实在的，对于顽童而言，吃冰只是一种显摆。显摆一种小男子汉的气魄。冰块运到了教室，邀齐了三五红男，最好是四周散落着瞧热闹的几个绿女。敲开冰块，大小如夏天的雪糕状，而后分赐左右。众“好汉”把冰送进嘴里，嘎嘣咯嘣地咬着，声音巨响、眉眼古怪，惹动四周一片啧啧之声。

其实冰不光是长在水池里的，屋檐下面也有。只不过那要等到大雪狂飞，雪后初霁的时候。屋檐下的冰挂如同一串串冰笋，放眼望去俱是“刀山剑海”，那叫一个威风、气派。比这更威风气派的是腰后垂悬一根足以傲视群雄的冰器，昂首阔步走在上学的路上。三五好友作伴同行，腰间挂着的冰刃，碰击之下哗楞哗楞作响。想来《三侠五义》里面的人物，做派亦不过如此。

说了那么多的“冰”家常事，但不放起来讲，当初的我始终一直有个遗憾，不知道在真正的冰面上溜冰是个啥感觉，深以为那就是武林中失传已久的轻功“草上飞”功夫。也怪不得我，几次尝试，大无畏地蹑足走上屋后池塘的冰面，无一例外都是掉进冰窟窿里。那时候，置身冰水之中欲哭无泪，一个英雄人物会霎时浮出脑海拭去我的悲伤——罗盛教。

这是笔者的少时记忆。之所以有这一出漫忆，一个原因是自己或许开始老了；另一个原因，我想，对于冬天，我是真的充满热情，满心期待。

一张菜谱

文/倪金言

每到长假，我总是爱睡懒觉，每次醒来，早就日上三竿，家中也只剩我一人，而床头的柜子上总是会有这样一张字条：

儿子：1、包子在笼屉里，先往锅里加点水，用中火热10分钟。2、鸡蛋在冰箱第二层，水开后5分钟即食。3、稀饭自己热一下喝。

这是妈妈写给我的菜谱，她如果外出就会给我留下这样的字条，比如牛奶要热热再喝或饺子在笼屉里，如果凉了就用微波炉加热。这样的菜谱妈妈写了好几年了。是怎样的爱与耐心才能让她每次出门前都惦记着尚在熟睡中的儿子？其实妈妈不写，我也能知道妈妈早就将饭做好留在锅里了。每每吃着妈妈为我准备的可口饭菜，内心便充满感恩和酸楚：妈妈每天五点半就起床为我做好早餐，还在我身旁幸福地看看她最疼爱的儿子，然后写下爱心菜谱。妈妈的眼角早就飞上了“小鱼儿”，只是这沉甸甸的母爱，在岁月的的磨砺下更加伟大。

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是母爱，最有爱心的是那些被叫做妈妈的人，她们对孩子毫无要求，一直充满着对孩子不变的爱心和关爱，这是她们做菜时最好的佐料，那些充满爱意的饭菜格外美味可口。让我们谢谢妈妈们，谢谢她们对我们无私的爱，谢谢她们的爱心菜谱，伴我们健康快乐的成长。